論文名稱：「東南亞」與布農的相遇：異鄉人、家與 *Antala*
校院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東南亞學系
研究生：幸美芳　　指導教授：李美賢博士

摘要

提及台灣的跨國婚姻或是外籍移工，對許多台灣人來說始終是一個負面多於正面的社會現象。然而不管回顧早前或是近年的文獻，台灣社會顯然還是無法跳脫新移民女性或是移工一波波而來的諸多問題，並且持續來到了第二代教養問題或是認同的議題。本研究以在此議題中鮮少被提及的族群—原住民族中的布農族為背景，探討跨國婚姻以及外籍移工在不同於台灣主流文化的特殊環境中，試圖勾勒出受訪者在布農部落的生命圖像。

在台灣，進入父權社會的 outsider，變成了在裡面的 outsider，從諸多文獻裡反映了 outsider within（外人內置）是台灣的普遍現象。本研究是先進入場域，觀察，搜集資料並且從中得到新的發現，因著布農部落的「家」的概念與接納文化，發現了不同於台灣普遍反映出的 outsider within，在布農社會裡 outsider 被接納為自己人—outsider becoming insider，也就是 *Minunibunu*。

研究過程中，除了爬梳跨國婚姻、移工相關文獻，以及在此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布農族 Antala 文化核心之外，筆者也訪談了居住在布農部落的 4 位含菲律賓籍、印尼籍、柬埔寨籍的新移民女性以及移工。本研究認為，布農族的「家」的概念以及接納文化對受訪者來說，讓他們有「家」的自在感，部落緊密的人際網絡讓他們快速適應環境，語言也在友善並且開放的環境中快速發展，在經常與部落居民聊天，參與活動中，他們特別容易習得國語以及流利的布農語。筆者認為布農文化的接納與包容讓新住民快速融入部落生活，他們也在部落裡找到歸屬以及認同感，而布農族「家」的概念，使得兩方家庭在婚姻締結後的親屬關係更為緊密，既使是遠在異國他鄉的女方娘家，依舊有良好的互動接觸。

關鍵字：新住民、布農族、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重要性……

第四節　研究方法……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新移民常見問題類型……

第二節　新移民生活適應問題……

第三節　認同感對跨國婚姻的影響……

第四節　「家」對新移民的影響……

第五節　外籍移工……

第三章 布農族……

第一節　精靈—布農人的 Hanitu 信仰……

第二節　親屬組織……

第三節　婚姻……

第四節　共享的文化意涵……

第五節　變遷中的布農社會……

第四章 部落裡的新住民……

第一節 在另一個國度發光發熱：*Abu* 的故事……

第二節 我隻身來，發現整個部落是我娘家：*Mua* 的故事……

第三節 「離」不了的家人之情：*Ali* 的故事……

第四節 我們都一樣：*Bali* 的故事……

第五章 結論……

報告將著重在第四章

研究動機

“這是我的命運，我註定要來台灣，然後嫁給原住民，在部落裡生活，

我很幸運我來到這個國家，遇見了我現在的家人。”

-----Abu[1](布農名)/菲律賓新住民

初次見到 *Abu* 時，她結婚已快四年，有兩個小孩。那時候是假日，她的老公和婆婆都在家，上演著他們的家庭日常。*Abu* 的布農語講得比國語好，講起國語有原住民腔調[2]，她和兩個兒子講話時則是用英文，婆婆和孫子講話時是用布農語，她老公則是夾雜國語和母語跟兩個兒子對話。這樣的場景令筆者感到非常的驚奇有趣，那兩個小時在客廳裡筆者經驗到部落裡不一樣的日常，是很八國聯軍的那一種，是很不規律的那一種，是看似不協調卻和諧[3]的那一種。這樣的看見讓筆者產生了濃烈的好奇心，家庭裡這般語言切換自然的對話，保留了族群的布農語，保留了移民媽媽國家的官方語言，也有我們在台灣的共通語言-國語，一切都是這麼的自然。這樣的看見，讓筆者想要去探討跨國婚姻在原住民部落的現象。

Abu 很開朗，講起話來鏗鏘有力，光看她的樣子，絕對不會知道她是從東南亞國家來的女子，因為她的樣子很像布農族的長相。早期引進東南亞移工來到台灣時，原住民就被台灣人常常誤認為是「外勞」，而筆者看移工們也有莫名的親切感，可能是因為他們就真的長得很像是某些部落裡的原住民吧。移工們也會以為我們是他們的同胞，在這樣的一個時空下，鬧出了不少的笑話。不過，比起「外籍新娘」，我們首先認識到的群體其實是外籍移工。1980 年代，當時台灣政府逐

[1] *Abu:*布農族女性名字。部落裡會給嫁進來非原住民的女性取一個布農族的名字以表達為我們是一家人。你可以繼續保有你原來的名字，但是你的布農名字也代表你被認可的身份。

[2] *Abu* 長期在部落生活，在耳濡目染之下國語也有了濃濃的原住民腔調，很是親切。她曾學了三個月的中文，但是她說中文的聲韻在部落裡好像不管用，因為在部落裡總是會聽到不同於老師所教的四個聲韻的聲調會出現，覺得跟老師教的不太一樣，她說部落裡的說話方式真的很有趣。而 *Abu* 的說話方式也早已帶有著濃濃的原住民腔調。筆者覺得跟 *Abu* 的對話沒有距離，並且覺得親切。她的國語跟布農語真的很有原住民風格。

[3] 明明一個家庭裡面的對話夾雜著三種語言，但是卻沒有衝突感。

步開放外籍移工引進的政策，形成原住民社會直觀的工作機會被剝奪感。甚至也有一些原民團體到當時的勞委會（現在的勞動部）陳情，抗議相關政策對於原住民勞工的衝擊。

在網路「原視界」這個以原住民視角撰寫文章的天地裡，有一篇是這麼說的（*Hafay Nikar* 2019）:

然而，離開熟悉的空間，來到與原鄉環境有著巨大落差的新場域，原住民往往是帶著混雜交織的情緒現身都市。來到都市謀求生記的族人，期待在都市賺到一筆錢， 養活自己也能夠寄錢回家，改變原鄉家庭的生活環境；初次離鄉的族人，從原有環境的束縛中脫離，興奮地在都市中尋找另一番天地、挖掘另一幅生活景象；更多的是因著經濟的需求，被環境現實逼迫而離開部落，來到都市賺錢養家活口的無奈。複雜的情緒交織而流動著，初來乍到的原住民族人，對都市描繪出不同的想像，也活出截然不同的生活圖像。

這段話套用在外籍移工或「外籍新娘」的處境似乎不違和。實際接觸到移工以及移民新女性後發現，他們跟原住民早期離鄉到都市謀求出路的處境類似，一樣的離鄉背井，尋求更高的收入，一樣缺乏原鄉的社群支持系統（離開原鄉），一樣的有水土不服[4]的情況，而且，一樣的，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或是外籍移工的刻板印象及歧視，都讓他們在台灣本島變成了勞動界的「他者」。外籍移工跟原住民其實同是天涯淪落人。

在 *Abu* 的部落，有一位菲律賓籍移工，被一戶布農家庭收為乾兒子，他們並且還到移工的原生國和他的家人相見歡，移工在異鄉得到一個家庭的故事在布農部落裡發生了。台灣擁有許多不同的族群，矗立於海上的島嶼蘊藏著豐富以及體驗不完的文化。人們也許容易地去以偏概全去看現今社會的現況，筆者在小小的部落裡卻看見了完全不同的視野。不論是跨國移民、移工或不同種族的人們，

[4] 不論是原住民或是外籍移工，離開原本的生活圈到一個新的環境，尤其在早期的社會，飲食文化的不同，環境的不同以及作息不同，都讓他們必須在水土不服的狀況下繼續工作。

不管是越南、菲律賓或柬埔寨的人們，進入這個社會文化裡面，在這個部落裡面生活相對的比較自在[5]。彼此間的文化差異是有的，生活方式的差異是有的，種種的差異是有的，而為什麼在部落裡的跨族跨國婚國，讓這些「異族群」的女子或移工在這裡的狀態是自在的？

Abu 說，她嫁來台灣的朋友很羨慕她的生活，她自己也覺得自己幸運嫁到部落裡面。*Abu* 的朋友說：「**外面的生活不容易，什麼都需要錢，但是家人不願意讓她出門工作。**」而 *Abu* 在懷孕之前是有出去工作的，也會寄錢回菲律賓，她說：「一直到了有了孩子之後，無法到外面工作，但是山上有一個好處是可以偶爾去別人的田裡工作，一天工作完就可以直接拿到錢，所以在這裡只要你願意，是可以多少賺一些錢啦，雖然沒有很多，但還是有臨時工作可以做，幫忙家裡一點。」然而之後陸續生了小孩就專心在家當全職媽媽，所以沒有薪水也無法寄錢回家，這讓 *Abu* 覺得難過，跟老公商量後，只要是大節日老公會給錢讓 *Abu* 寄錢回去菲律賓，這一點老公是支持的，婆婆也覺得沒問題。*Abu* 曾說：

這是我的命運，我註定要來台灣，然後嫁給原住民，
在部落裡生活，我很幸運我來到這個國家，遇見了我現在的家人。

這段話來自原本不知道台灣在哪裡的 *Abu*，原本不知道原住民是什麼的 *Abu*，原本剛開始到台灣時曾被仲介關起來的 *Abu*，從移工變成跨國婚姻最後居住在部落的女子，*Abu*。

台灣的弱勢男子和東南亞的弱勢女子所共同組成的跨國婚姻家庭，不僅要面對婚姻調適、生養子女等問題，加上跨文化適應下形成的風俗民情、生活價值觀差異、語言溝通隔閡等衝擊，且雙方結婚動機不同，台灣男子有些是為解決延續後代的壓力，東南亞女子部分是以經濟為主要考量之一，而對社會大眾對「買賣婚姻」的烙印，跨國婚姻相對較易產生婚姻不協調、夫妻關係衝突及養育小孩等

[5] 比如說她們能自己開車出門，或是邀請朋友來家裡，或是去參加活動，有足夠的自主性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問題（張菁芳 2008）。然而，在部落相當活躍的 *Abu* 則是有不一樣的跨國婚姻經驗，這跟以往筆者以往看到讀到的絕大多數跨國婚姻的文獻不一樣，多數認為跨國婚姻的女性尤其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民女性是受壓迫的，是適應困難的，是弱勢的。而我所關注的社區家庭，是過去研究裡面所謂的多重弱勢的家庭，然而當我實際去部落走訪幾回後，看見了不同的樣貌，這促使了我去思考現象背後的原因。

筆者想深入去研究探討，在布農部落裡的跨國婚姻，會是什麼樣的風格？會不會有新的解釋？布農族的 *Antala*（接納）文化是不是能解釋為何「異族」能快速融入布農社會。*Abu* 在部落裡的生活，與居民的相處，讓筆者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因此，這幾年的相處，訪談，對話，使筆者更了解這個菲律賓來的新移民女性，她也早已經把自己當成是布農族的一份子了。

研究方法

以下將就本研究所採行之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 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法就是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中，在觀察中參與，在參與中觀察，既有參與者的身份，也有觀察者的身份的一種研究方法。參與觀察法要求價值中立、觀察準確真實、同時具有局內人的感知和局外人的判斷、深度個案研究並對現場觀察資料資料進行分析和理論化（陳東慧 2016）。

筆者以研究者的角色，進入訪談對象的部落進行觀察，藉以了解布農文化在其身上形塑出什麼樣的社會認同以及適應方式。除了生活日常的觀察，也會觀察其在社區活動參與及部落居民的看法來了解他們在互動上的情形藉以理出他們在人際網絡上的實際運作。

二、 訪談法

訪談研究法的價值在於透過研究者與訪談對象針對研究主題的深入對話，以瞭解受訪者的觀點與深層想法，在質性研究中被視為相當重要的研究方法（林淑馨 2010）。筆者透過訪談收集更多個人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文化脈絡之下，對於生命經驗的分析，藉以理出在台灣多元的族群複雜的社會認同背景裡，對於自己、對於他人、對於認同、對於參與社區的經驗與想法。並且可以從深入訪談獲取更多相關資訊。除了本研究的受訪者，另外也加入了一些家族人員或是部落居民的訪談，藉以由更多方面的資訊來呈現受訪者的在部落的故事。

研究者訪談的場域大多是訪談者家中，因此可以看見更多家庭裡面成員

的互動，這有助於研究者獲取更多的觀察資料以及日常生活的樣態。筆者最早從五年前開始接觸第一個案例，四年前認識第二個案例，最近一年接觸第三第四個案例。這幾年當中經過無數次的訪談，受訪者多能與研究者侃侃而談，他們態度大方有問必答，甚至自己說出許多故事分享，在訪談的當下沒有距離緊張感。筆者同為布農族人，精通族語，因此能夠從訪談當中知悉受訪者的族語程度，在訪談過程中，甚至會有國語以及族語的轉換交談，從此得知受訪者擁有不錯的族語溝通能力。在這樣語言親近，環境自在的狀況下，研究者與受訪者關係也更近一步，受訪者都能敞開心胸分享他們的故事。

三、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透過台灣各族群的跨國婚姻、原住民跨族群婚姻、布農族歷史、新住民生活相關調查報告等文獻，藉由回顧台灣在跨國婚姻中的婚姻樣貌、跨國婚姻常見問題類型、新住民生活適應之意涵、認同對跨國婚姻的影響、布農族的人觀宇宙觀以及接納文化等等的資訊，梳理在布農族部落跨國婚姻的展現，並呈現出布農族 Antala 文化在當代延伸的發展。

四、 研究對象

信義鄉幅員廣大，研究對象取樣來自居住於布農部落的新住民及移工，其原生家庭為東南亞國家的人民。雖然部落裡開始有跨國婚姻的結合，不過在布農社會早已轉變的經濟結構之下，許多部落居民離開部落到外地賺錢養家活口的遷出活動也是多年來的主流，本研究探討的是在布農「部落」的跨族跨國婚姻的展現，有些夫妻因為經濟因素搬到外地生活，而非居住在部落環境者，於此次研究排除在外。雖然基本上搬到外地工作的夫妻於假日還是會回部落，回到部落時也有部落的支持系統，但是為了讓研究結果能呈現生活在部落的跨國婚姻，因此在外地生活工作的夫妻暫不納入本次研究對象。

將移居外地的夫妻排除在本研究裡，並非認定他們不是布農族人，而是筆者認為他們長期在外地生活，跟住在部落的感受度不同。就像都市原住民一樣，因為不是在部落環境裡，所以他們對於「生活」在部落的感受度也不盡相同。所以筆者決定在本研究不納入以遷出到外地的對象。本研究為顧及研究倫理，案例中的名字皆為化名呈現。

圖 1-2　受訪者新移民女性原生國家示意圖

圖片來源：google map / 筆者後製

除了研究對象的訪談，也訪談了一些部落居民，藉此更了解在居民眼中的跨國婚姻。本研究最主要以三位來自菲律賓、柬埔寨、印尼的新移民女性以及一位來自菲律賓移工的生命故事。研究對象住在部落裡，生活在部落裡，有的例子最初是以勞工的身份進入台灣，後來結識了現在的丈夫成了跨國婚姻的一員。有的則是直接以新嫁娘的方式進入台灣部落社會。他們進到部落的路徑不盡相同，住進的部落也不一樣，但都是布農部落，因此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在不同部落的新住民，在跨國婚姻各方面的展現會有哪些異同之處。

表 1-2　本研究對象為住在信義鄉幾個布農族部落的新住民

姓名	原生國籍	年齡	來台途徑	年數
Abu	菲律賓	36	看護工	14（結婚 7 年）
Ali	印尼	33	仲介婚姻	15
Mua	柬埔寨	37	仲介婚姻	17
Bali[6]	菲律賓	40	移工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Abu:

家庭經濟狀況差，從小就希望能遠離家鄉到別的國家尋求一個能夠脫離貧窮的機會，因此在原生國家護校畢業之後，在仲介的安排下來到台灣做看護工作。然而在第一個雇主離世之後，就被仲介以不人道的方式拘禁，因此決定逃跑成了失聯移工。在都市生活了 6 年後，輾轉來到部落做看護工作，遇到現在的另一半，也因此進入了布農部落生活。

Ali:

仲介婚姻，18 歲時嫁來台灣。到了新的環境之後，比較缺乏安全感的她需要多一點時間融入當地環境，比較不容易相信他人，只能依靠老公。家裡的親戚朋友主動跟她建立關係，時常找她相處，久而久之她也能敞開心胸與人相處。

Mua:

仲介婚姻，20 歲時嫁來台灣，隔年其親姐姐也嫁到北部都市的一戶人家，因此對於都市生活以及部落生活透過與其姊姊的經驗交換以及自己的觀察有了一番見解。Mua 一開始不喜歡山上，到現在是不願意離開部落，在部落扎根生活。

[6] *Bali* 是來自菲律賓的移工，也是一戶部落人家的乾兒子，此次將他納入訪談對象，是希望能強化布農族群在接納文化上呈現的另一種層次。一個既沒有血緣關係也沒有婚配關係的「異族」成為布農族人乾兒子的故事。

Bali：

一名移工，曾經在多個城市工作，在最近三年裡到距離部落 30 分鐘車程的地方工作，結識了部落青年，並且成為好朋友。從好朋友帶他回部落之後，就開始了他成為布農乾兒子的歷程。在四個案例當中，他是唯一在進入台灣之前知道台灣的人，並且他也知道台灣有原住民，只是一直都沒有機會遇上，直到三年前遇到了他的布農朋友，進而進入到了部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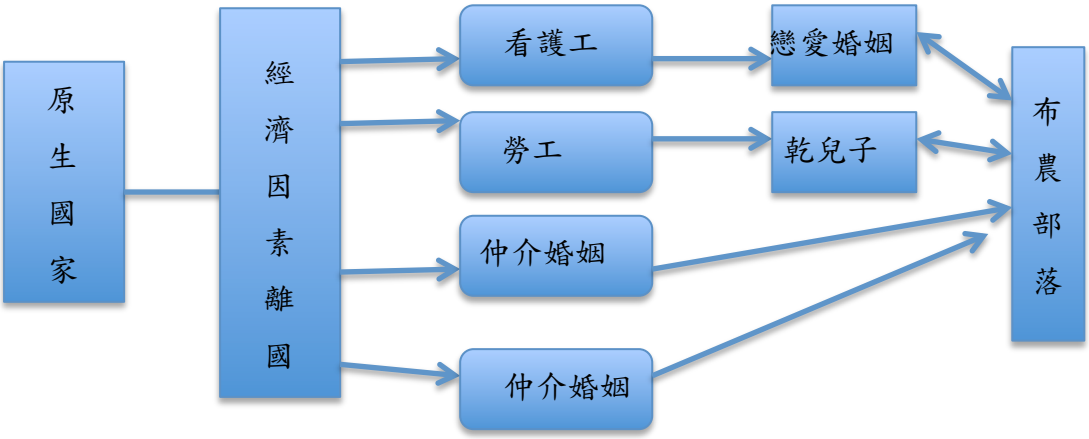

圖 1-3　受訪成員進到布農部落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本研究四位受訪者都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民或移工。他們的共同點是原生家庭經濟生活條件都不是很好，他們都渴望尋求一個能離開原生國到別的國家，找尋使生活條件更好的一個機會，不論是透過仲介婚姻的促成，或是取得工作的機會。他們都是很年輕的時候就來到了台灣，在花樣年華的日子來到台灣，也都超過 10 年，在這裡落地生根。

其中有兩位在進到台灣時，是先進入了都市生活，因此在進入部落之前，在台灣有比較多不同的生活經驗以及視野[7]，他們在都市生活過，轉換到部落則讓他們有不一樣的生活體驗。另外兩位則是透過仲介婚姻直接到部落生活，從

[7] 這裡的視野指的是他們有在都市生活過，看過都市的樣貌，所以會比其他兩個直接在部落生活的新移民來說他們認識台灣的視野比較大一些。

不知道台灣這個地方，不知道原住民，到認知到自己是布農媳婦的生活。四位帶著自己故事來到台灣的異鄉人，在各自進入部落後的故事又不盡相同，不一樣的心路歷程。不過，相同的是，他們都有布農族名字，代表他們族人身份的布農名。

文獻回顧

就移民者而言，鄉愁之「鄉」所在，以非地理位置或是地景可以標示出來，而是存在於每一個鄉愁行為者的想像當中[8]。人不斷地在尋找回歸的路，渴求滿足靈魂深處的需求，外在形式透過鄉愁的表現，內在實質是靈魂依歸的尋找（李宜靜　2018）。遷移不僅僅是一種行動，同時也是一種過程，而能否完成遷移行動以及遷移過程，則有賴遷移者在到達目的地之後，對環境調適之成敗而定。一般國境內的短距離遷移對遷移者的適應不會有大威脅，國際遷移或不同種族間的遷移則會有較大的適應困難（謝高橋 1981）。然而，對於「外籍新娘」而言，遷移不只是居住地點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她們必須面對新的社會情境與規範（廖正宏，1985:167）。因此，遷移者為了適應於新的社會文化系統，必須調整其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

> **文化原產地的人們不需要問自己是誰。他們的身份那麼天經地義地確定，好比與生俱來的一塊胎記，不是想要不要的問題，它就已經在那裡，成為構造這個人的一部分機制。文化原產地的人們需要的是調整自己的文化本體，以能跟隨時代。**
>
> **移民需要的是自己在茫茫世上擁有一個身份定位。離開的人們帶著一部分文化來到異地。在他鄉居民的「同」與自己的「異」之間，小心翼翼放慢自己的文化腳步，從時代潮流抽離觀望，在自己與他人的中間畫上一條界線。深恐飄洋過海的原味文化因暴露在異鄉的空氣之中而腐化，於是戰戰兢兢將其醃製保存起來[9]。**

在跨國婚姻中，「外籍新娘」不僅面對新環境的認識與調適，更承受著社會期望嚴重的考驗與挑戰（呂美紅 2001）。外籍新娘與台灣本地人及本地社會的

[8] 王德威（2011）曾提出「想像的鄉愁」：當人們面對失去原鄉時，常產生後設鄉愁的渴望，『時常夢見自己回到故鄉』，這樣的夢是慾望的推移與變形。」是一種無法再見家鄉而產生的渴慕狀態，移民身居遙遠的他鄉，記憶與想像人深切連結，各自發揮其相互深化的作用。

[9] 引自胡晴舫：《旅人．原味文化》，頁 55-56。筆者引用這一段是因為胡晴舫將移民的心理層面與外在因素詮釋出了他們來到異地所產生的心理機制。

接觸、摩 擦、融合、變遷等過程成為必須正視的問題（邱琡雯 1999）。相較於台灣女性而言，同樣是女性，「外籍新娘」不僅需面對適應婚姻生活的問題，更面臨文化、價值及族群等差異問題（夏曉鵑 1997）。多數文獻都有提到，東南亞新娘的人數逐漸增加的因素，大部分是原鄉生活環境差，他們希望藉由國際跨婚外嫁，使自己家中經濟能得到改善。因此東南亞經濟落後地區的女子，大多希望能透過婚姻仲介外嫁，以改善家中經濟與生活環境，無形之中東南亞地區形成婚姻市場的供應地（夏曉鵑 1997；王宏仁 1999；陳庭芸 2002）。除了涉及跨國婚姻中邊陲國家女性個人與其原生家庭的「尊嚴」與「孝道」之債（李美賢 2006），更牽動了一個國家-社會-個人的「羞辱」與「尊嚴」（李美賢 2010）。

在台灣的跨族群婚姻，人們共同乘載了台灣的歷史記憶，因此多少可以理解因為族群意識而為跨族群婚帶來的一些影響[10]。然而在跨國婚姻中，新的成員來到完全陌生的環境，在沒有共同的記憶脈絡可循之下，在異國婚姻的社會環境裡可能會遭遇到更大的困境。

本章共有四節

第一節　　新移民常見問題類型

第二節　　新移民生活適應問題

第三節　　認同感對跨國婚姻的影響

第四節　　「家」對新移民的影響

第五節　　外籍移工

[10]在歷史脈絡中，每個族群的跨族群婚可能受到族群自我意識，對他族群的家庭與文化認知和態度，以及過去的族群互動經驗所影響（謝雨生 陳怡蒨 2009）。

布農族

台灣原住民的每一個族群因著不同生態的環境，建構了相應生活方式的文化傳統。而本研究中的布農族，是南島民族中典型的高山民族，在印度尼西亞圈中，是居地最高之種族（台灣省通志 1972）。布農族也是台灣原住民各族中活動性最強、移動率最大，最能適應高山環境和氣候的一族（謝森展　1994）。他們常在山與山間移動，足跡踏遍整個中央山脈。台灣最高山玉山就是布農族的聖地。古老以前這山叫做 Tonku Saveq[11]（東谷沙飛），她背後的大洪水傳說敘述著人[12]與自然神聖的交往，東谷沙飛是洪水災難中（布農族人）最後的避難所（乜寇・索克魯曼 2008）[13]。

布農族人是山的子民，原住民作家常稱布農族人是山的守護者[14]。每個族群在不同生態環境中對應出與其所處環境共生的慣習，台灣因著豐富的地形變化與氣候，自然景觀與生態系資源相當豐富而多元，也孕育出不同族群的民族特性。

本章共有四節

第一節　精靈—布農人的 Hanitu 信仰

第二節　親屬組織

第三節　婚姻

第四節　共享的文化意涵

第五節　變遷中的布農社會

[11] Tongku Saveq 按《東谷沙飛傳奇》一書中說明，布農人稱玉山為 Tongku Saveq，tongku 指山頂斜坡，Saveq 或 savih、usavih 則是布農族人口傳遠古祖先「最後避難之地」，與布農族的大洪水傳說有關。

[12] 「人」在這裡意旨 Bunun，也就是布農的意思。

[13]乜寇・索克魯曼，布農族人，是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族人，作品《東谷沙飛傳奇》曾獲 2008 年吳濁流文學將殊榮，並於 2016 年獲選台北兒童藝術節舞台劇改編。

[14] 《玉山的守護者：布農族》田哲益（達西烏拉彎・畢馬）著。《中央山脈的守護者：布農族》（霍斯陸曼・伐伐）著。

第四章　部落裡的新住民

第一節　在另一個國度發光發熱：*Abu* 的故事

希望有一天能夠出國，離開這個貧窮的地方～

Abu 的家鄉是在菲律賓 Zamboanga del Norte（北三寶顏省），使用的語言是 Bisaya，屬於南島語系馬來-玻里尼西雅語族[15]。*Abu* 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爸爸身體不好，媽媽是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靠種植農作物養家。然而，低生產低價格的農作物只能勉強溫飽一家六口。

Abu 小時候玩不起洋娃娃，只能在院裡玩土。所幸，他們居住的地方可以經常看到天空中飛過的飛機，於是仰望天空成了 *Abu* 最喜歡做的事。看著這些飛機，她說：「**希望有一天能夠出國，離開這個貧窮的地方**」。那時候的 *Abu* 是個小學生，就已嚮往著未來能搭乘飛機到別的國家去，常常夢想著要離開菲律賓去別的國家賺很多的錢。當時她也說不出到底要去哪個國家，她說「**只要離開這裡就好，哪一個國家都無所謂**。」

因為家庭的貧窮，*Abu* 從小就有了要離開菲律賓的念頭，這也是未來有出國機會時成了移出的推力。

Abu 的家鄉有許多女孩們做著離開自己家鄉的夢想，不管是就業，或是透過仲介結婚也在所不惜。然而來到台灣之後的女孩們，也許生活環境不是她們所預期的，也許人生藍圖不是那麼美好的就能達成，但在現實與期望的衝突之下，最終，還是得繼續生活，面對新的人生。

[15] 因為同為南島語系，所以在語言上面有許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說魚的發音跟布農語的耳朵發音很像，又或者肚子的發音極為相像，許多單字的相似讓 *Abu* 在學習語言上面更能快速地學會並且融入部落社會。

圖 4-1　*Abu* 的家鄉 Zamboanga City[16]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Abu 努力念書，希望能翻轉貧窮的生活，在菲律賓唸到護校畢業。畢業之後有機會可以用看護的方式來到台灣工作，雖然名額不多，但 *Abu* 覺得這是她的機會，所以決定報名。沒想到真的被錄取了。不過高額的仲介費讓他們家人苦惱，於是他們跟銀行貸款，相信來到台灣工作後就能慢慢償還這些錢。

其實沒有想過會來台灣，護校畢業後有一個機會申請到台灣做看護的工作，然後我就選上了。幾乎 200 人申請，但是只有 10 個人入選。所以要來台灣之前必須要先給錢，所以來台灣後幾乎薪水都給仲介了，所以自己可以用得很少錢，我又如何寄錢給我的家人？不過我覺得比較菲律賓，我比較喜歡台灣。

[16] 雖然這個區域是觀光勝地，但是據訪談對象說，因為她所居住的地方是宗教比較複雜的地區，所以相對不平靜，因此這裡不會有很多遊客進來，也就無法向其他地區一樣發展成觀光勝地。

一、 來到台灣後

Abu 的第一份工作在台中當看護：

> **剛來台灣時，其實是一個不好的經歷。我的第一個雇主在一個月就去世了，她是一個中風的老人。所以一個月後我的老闆決定送我回仲介。仲介很壞，他們把我鎖在一個房間裡面，甚至不給我食物，所以我決定要逃跑。而且我不能回菲律賓，因為來之前有跟銀行先借一筆錢了，所以我不行回去，我必須要留在這裡工作。所以逃跑之後，我先在台中租房子，朋友幫我介紹老闆，像是整理家事，或者一個月的看護工作。但是在台中我無法存到錢，所以我決定就到山上部落裡工作。**

Abu 在台中幾年的日子賺不了錢，因為租房子的錢的和生活費太貴，工作的薪水又太少，以至於存不了什麼錢，她曾想放棄一切然後回到菲律賓，但是又想到在菲律賓跟銀行借的債務是如此的巨大[17]，她不能這樣就放棄了。

二、 與布農相遇

所幸後來經由朋友介紹，*Abu* 來到了山上做看護的工作，照顧布農族一位老奶奶，就這樣開始了與布農族的緣分：

> **我第一個工作的地方羅娜，老奶奶教我講布農語，因為她不會講國語，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學布農語。阿嬤一直跟我講母語啊，我沒有辦法啊，只能很認真學母語，不然我不能跟阿嬤溝通啊。我的菲律賓語言跟布農語滿多都很像的。所以我很快學會。**

[17] 10 幾年前來 *Abu* 到台灣，當時的價錢是 20 萬披索（菲律賓幣值），大約是台幣 10 萬元。*Abu* 說這錢在菲律賓可以買一個房子了。

很多外配在這裡喔很大的問題就是語言啦，我的朋友也是啊。其實我剛來的時候也是快發瘋了，也是因為不會講，我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無法溝通，無法想像我要怎麼學這裡的語言餒。啊之後我就在幾個山上的部落工作，我真的很喜歡山上。然後就遇到了我的小姑，然後嫁給了我的先生，這是我的命運。

Abu 認為嫁到部落是她的命運。在菲律賓時她信奉天主教，到了部落跟隨夫家改信到基督教。她認爲其實這兩個宗教都一樣，所以對於宗教的改變對她來說沒有什麼影響，並且認為今天走到這一步，都是神的安排，是她的命運，也認為自己非常的幸運。她說：「**我是布農族人，我的孩子也是布農族的。**」

Abu 跟老公是戀愛結婚。然而在他們決定結婚之前，*Abu* 跟當時還是男朋友的老公說了她從仲介那裡逃跑的事情，被抓到的話會被遣返菲律賓並且不能再入境台灣。男朋友得知這件事不但沒有離開她，反而幫她付了一大筆罰金，並積極幫她解決這些麻煩事。這件事情是由的 *Abu* 小姑陳述。基本上，要付的不是一筆小錢，但是家人們都願意幫忙，讓 *Abu* 不再是逃跑移工的身份，可以準備好好準備他們的婚事。

要結婚之前，必須得先付一大筆錢讓 *Abu* 是合法留在台灣。*Abu* 的小姑說：「**我們知道這件事，既然決定要結婚了，我們就是同意啊，就幫忙這樣。**」已經是一家人，就沒有再分你我的概念。

在布農族語裡，結婚叫“Bakasiza[18]”，從字面來說是「互相拿取」的意思，**結婚**就是“一起”的概念。從生理上來解釋的話，是互相從對方的重要部位拿取重要東西，來孕育下一代，所以沒有誰比較厲害，而是需要兩個人互相，一起。從心靈層面來說的話，就是你拿我的心，我拿你的心，我們互相拿彼此的心。**夫妻的布農語**是“Bakatuszang”，也就是互為一體。如果有人問說，他們是夫妻

[18] Bakasiza 分開來看的話—Baka 是指互相，siza 是拿的意思。Bakasiza 就是互相拿取的意思。

嗎？以族語翻譯就是說他們是一體的嗎？而在成為夫妻之後，他們的名字就會被連在一起稱呼，好讓大家知道他們是夫妻（一體）。比如說 *Buin* 跟 *Sani* 是夫妻，人家會說 *BuinSani* 來指稱 *Buin* 或是 *Sani*，這樣大家就知道他們是夫妻關係（Dama *Hani*[19]）。

族語字面的解釋很真實卻也浪漫。所謂“一起”就是沒有位階上的分別，沒有權貴卑賤上的差別，而是在成為家人的這個概念上，一起拿取彼此最重要的東西，然後成為一體。所以當 *Abu* 老公決定結婚，也就承擔了 *Abu* 的一切，因為他們決定成為夫妻，成為一體。

一、 結婚之前

然而，接下來的故事，在台灣普遍社會來說可能是不會被輕易接納的事件，在布農部落的社會發生了。

> **我的嫂嫂（指 *Abu*），其實在菲律賓已經有一個女兒，滿大的了，已經幼稚園了。嫂嫂在結婚之前都有說，我哥哥覺得沒有關係，他說會把她的女兒當成親生女兒來照顧，我們也覺得可以啊，哥哥沒問題，我們也沒問題。**
>
> **大嫂還在菲律賓時有一個男朋友，當時覺得會嫁給他，男生也說會娶她，結果大嫂懷孕之後，男生就不見了。但大嫂還是把小孩生了下來。之後來台灣，孩子就在菲律賓。**

這個故事最初是由 *Abu* 的小姑講述，筆者也未在 *Abu* 的訪談中主動提及此事。但在這之後的一次訪談中，*Abu* 突然帶我看家裡客廳牆上的一張全家福合照，她指著裡面一個漂亮的女孩說：「**這是我的大女兒，現在在菲律賓**」。我驚呼的說的這個女孩好漂亮，跟媽媽一樣呢。她接著說：「**暑假的時候我的女兒**

[19] Dama *Hani*:部落長者，對於布農族語有精深的研究。

會過來住兩個月，她也很喜歡這裡。而且她來的時候都會照顧弟弟，有時候我們就會出去啊，我也可以去田裡幫忙工作，因為我的女兒在家裡照顧弟弟。」*Abu* 的女兒幾乎暑假都會來台灣住一兩個月，婆家的人都把她當自己家人看待，婆婆說她這是他們家的大孫女，全家人都很疼愛這個女孩。

其實最初，*Abu* 的老公知道她在菲律賓有一個小孩時，就想說要領養這個孩子，帶她來台灣一起居住，不僅完全接納這個孩子的存在，並且還要帶來台灣撫養。但是在跟相關單位詢問過後，領養的過程，手續太過繁雜，而且也有一堆規定，因此他們決定作罷。但是，儘管法定上他們沒有辦法享有親子的關係，然而實際上，這一邊一國的跨國異族群，早已是一家人。

第三章提過布農族在「家」的親屬組織上的意涵，「血緣」不是唯一組成「家」的一個因素，對於「異族」或是在「收養」不同氏族的範疇裡，布農族展現強大的接納融合的意象。從歷史來看，最早期的文獻紀錄著布農族大家族裡就有非血緣親屬的紀錄，一直到現在，雖然時間時空變化，但是延續下來的「接納」文化以不同的形式繼續在布農生活中呈現。

二、 結婚的三種儀式

這對夫妻決定結婚也辦了婚宴，*Abu* 說：「**我結婚三次餒，兩次在菲律賓，一次在台灣**」。在菲律賓的兩次婚禮，有一次是因爲 *Abu* 的家是信仰天主教，長輩們希望能夠在教堂舉行婚禮，按天主教的儀式[20]來進行結婚儀式。於是他們熱熱鬧鬧地辦理了在天主教堂的一場婚禮，*Abu* 的台灣朋友也有參與這場婚禮。第二場婚禮則是按布農族的傳統習俗殺豬儀式[21]來進行，在 *Abu* 家宴請家人[22]。這兩場婚禮在滿足了 *Abu* 家族希望的按天主教儀式進行的婚禮，也滿足了夫家

[20] 婚禮儀式中有伴郎伴娘，有小花童，穿婚紗在教會裡做結婚的誓言，在天父的祝福下結為一家人。
[21] 男方殺豬宴請女方的家人（詳細說明可見第三章殺豬儀式）。
[22] 在台灣，男方會送豬到女方的部落，然後女方親友分享男方帶來的豬隻。但是因為 *Abu* 都在菲律賓，所以按照傳統，他們在菲律賓也殺豬宴請女方家人。

結婚時殺豬儀式的進行。第三場婚禮則是在台灣以辦桌的方式宴請賓客[23]。

三、 從家的廚房到教會的廚房再到部落的廚房

到了布農家庭的 *Abu*，下廚是 *Abu* 的工作。剛開始她只會做一些菲律賓的料理，或摻雜一些菲律賓式的口感的醬料，起初她擔心家人吃不習慣，卻沒想到家人都很喜歡她煮的東西。*Abu* 後來也會開始做台灣的家常料理。除了做飯之外，她也很喜歡做菲律賓點心[24]，*Abu* 的廚藝很好。

一次筆者在 *Abu* 家訪談時，一位有年紀的阿姨[25]進來，用母語跟 *Abu* 對話：

阿姨： *Abu* ~ malqamak asu? （*Abu* ~妳在幹嘛？）

***Abu*： Han lumaqti i~ （在家裡而已）**

阿姨： Haiza shin aiv du kanvan hanunni bitian da a，dasii~

（廚房那邊有送來的水鹿，妳去給牠做[26]。）

Abu 跑去廚房看那隻水鹿：

***Abu*：madaing tu ganvan i~ （很大餒水鹿）**

阿姨：u, isa aiba Usung sin banaq，bemudau~ dasigan~

（對啊，那是 *Usung*[27]獵的，給你們的，給牠做一下）。

***Abu*：u na dasiuku unishin. （好，我等一下來做）。**

隨後阿姨坐下來一起聊天。阿姨說第一次看到 *Abu* 時以為她是原住民，因為從她的外型來看就很像是我們原住民，後來知道她是菲律賓過來的，更是覺得驚訝，因為她會說我們布農族的語言。不可置否，東南亞人的輪廓跟原住民是相

[23] 原本也是會有兩場，但是因為殺豬宴請女方的儀式在菲律賓舉行了，所以在台灣就只有辦桌宴客。

[24] 有一次訪談時，*Abu* 在廚房與客廳忙進忙出，一來是跟筆者談話，一來是她在廚房弄東西。筆者還在納悶 她到底在做什麼時，她端出了一個菲律賓式的甜點給我吃，那甜點超級好吃，也難怪部落裡的族人會很喜歡了 *Abu* 的廚藝了。

[25] 住在附近的鄰居阿姨。

[26] 這裡是指將水鹿的內臟取出後放入冰箱，以保持新鮮的狀態。

[27] 布農人名，是男子的姓名。

近的，對跟我們相像的人來說，我們對他們會有什麼刻板印象？說穿了其實也是從報章媒體認識的東南亞人民，然而，部落的長輩其實很少看新聞，更多的是口耳相傳的「新聞[28]」，而且阿姨對菲律賓也不是很認識，她只認識來自菲律賓的 *Abu*，是布農族的媳婦，是一家人。

圖 4-2　*Abu* 於某次訪談時端出的點心

資料來源：筆者攝

不僅是家中的廚房，*Abu* 連教會的廚房也能征服族人的胃[29]，因此她在教會的婦女團契上是備受推崇的[30]。*Abu* 由家內而外的被肯定，不僅讓她在這個部落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也帶動了教會在聖誕節慶跳改編自菲律賓舞蹈的風氣。現在她在某一個觀光盛行的部落開了一間可愛的小雜貨店面，賣現打果汁、賣菲律賓餐點也賣台灣麵，部落居民很快就跟這個菲律賓來的老闆娘熟識，聊天話家常。一來是她流利的母語能夠很快跟部落居民產生親近感[31]，二來也有人想要多練習自己的英文而跑來多說幾句英文，讓 *Abu* 很快地在這個部落被大家認識。從家的廚房、到教會的廚房再到部落的廚房，從家的面向延伸到整個部落，部落的接納與 *Abu* 的融入，讓異鄉人不是以「落後」的面貌呈現，而是呈現自己能力的那一面，生活在布農社會裡。

---

[28] 會聊到外籍配偶，是因為有認識的人，或是有相處的人。部落的人在談論她們時不會說「東南亞的」，而是會說是哪一家的媳婦，不會概括以及標籤化所有從東南亞來的外籍配偶，而是以她個人為主體來看。

[29] 有時候教會的愛餐會由 *Abu* 主理，因為加入菲律賓元素的料理所以大家都很喜歡，

[30] 在教會重要的聖誕節慶，*Abu* 也會帶領他們教會小組來編排晚會活動的舞蹈戲碼。她的能力展現被部落族人肯定。

[31] 有一位部落居民在跟 *Abu* 聊過天之後說：「不可能吧，她根本就是布農族啊，哪裡是菲律賓」。雖然是以開玩笑的口氣，但是布農族好相處的個性以及接納的態度很快就視 *Abu* 為自己人，甚至還幫 *Abu* 的店拉遊客。*Abu* 既使在別的部落也能很快的部落居民親近，前來聊天的部落居民對於菲律賓來的布農媳婦都很熱情也很照顧她。

四、 人際/社區網絡

*Abu*有菲律賓姊妹[32]，也有部落的朋友。*Abu*說：「**有些朋友常常來找我因為她們想要練習英文，沒有關係啊我也喜歡跟她們聊天啊，我也很少講英文在這裡，所以她們想找我聊天我都很開心。**」後來有一些就變成很好的朋友。她有時候也會上去台中找她的朋友們，但是她們通常都會約在公園或是咖啡廳，*Abu*說：「**在家裡的時候會被我的朋友的婆婆或者其他家人有意無意那樣的看著我們，或是聽我們在說些什麼，感覺在監視的感覺。**」於是後來她們就會開始約在外面，而且不會太久[33]。然而當*Abu*的朋友來到她家時，她們就在家裡客廳，或院子裡聊天，還可以在廚房煮東西吃，可以盡興地招待朋友的。有時候*Abu*的朋友來，親戚朋友還會聚在一起同歡，帶他們去游泳，烤肉等等。*Abu*的小姑說：「**他們是我嫂嫂的朋友也就是我們的朋友。**」對於鄰里之間，*Abu*說：

> **鄰居也都很幫忙啊，有時候突然要幹嘛沒有人顧小孩，就幫忙啊，有時候我顧很多小孩餒。但是有時候我也是很忙的時候他們也是都幫我。有時候也是會給菜阿給肉啊。**

> **我跟妳說在山上不會餓死啦，因為大家都很幫忙啊，互相啊，沒有錢的時候就去到山上拿菜，在平地沒有辦法，出門都是要花錢。**

布農部落互助共享的文化持續到今日，在大家都是一家人的關係連結之下，布農人對於異族的加入，展現高度的接納。

五、 認同/歸屬感

> **有一次嫂嫂的家人從菲律賓來，當時剛好是龍鬚菜[34]的採收時**

[32] *Abu* 之前工作時認識的朋友，也有嫁來台灣的朋友。
[33] *Abu* 的朋友說若有朋友來訪，只能在家附近，而且要快點回家，因為家裡的人不喜歡。
[34] 龍鬚菜:部落裡很多人種植龍鬚菜，為農會輔導的農作物。價錢有時高有時低，許多人以種植龍鬚菜為主要經濟來源。

節，嫂嫂的家人有幫忙採收龍鬚菜，我們就想說他們採的部分就給他們[35]，而且當時價錢非常好，所以他們也有賺到好幾千塊的錢，讓他們帶回去菲律賓。

類似的事情其實經常在部落發生，第三章也有詳細說明共享的意涵。如今這個女方親屬只是換成了是住在菲律賓異國人民，不變的是他們已締結婚姻，是一家人，所以不論是哪一個國家或是哪一個種族，「家」的關係不會變。

Abu 部落裡有一戶鄰居是平地人，在一次訪談中來找 *Abu* 的老公，在門外討論為了山上接山泉水的問題。*Abu* 此時小聲的跟筆者說:「**妳知道嗎？他們平地人吼，真的很聰明餒，而且都很有心機，哪裡像「我們」原住民都不會計較，「我們」原住民真的很單純啦。**」*Abu* 已經把自己當成原住民了，並且分出了原住民和平地人。她對原住民的認同和歸屬感由此表露無遺。

現在的 *Abu* 在家人的支持之下，不僅活躍於部落活動，社區活動，她也開始拓展她喜歡的事業。像是幫人辦簽證，帶人去菲律賓然後自己當導遊[36]。先從身邊的朋友開始帶起，然後朋友再介紹朋友，由 *Abu* 這個菲律賓“當地人[37]”帶領。她也會從菲律賓帶一些物品回來賣，像是菲律賓的包包，帽子，手作小物等等，是一個非常有生意頭腦的女子。雖然在 2020 年時因為疫情關係[38]而無法再做這樣的工作，但是她也轉向另一個方向做開店[39]的生意。她工作賺錢，可以獨當一面，雖然辛苦，卻也是為了家庭。家人跟部落居民都認為這個媳婦很厲害。她的能力經由這個部落得以彰顯，部落蘊含的文化讓有能力的人得以賦權，讓移民新女性在此環境中增能，使自己成為真正的 Bunun[40]，並且發光發熱。

---

[35] 依據 *Abu* 娘家的人採收多少龍鬚菜，賣出多少的金額就都給 *Abu* 娘家的人。

[36] 部落友人說她就像是菲律賓駐台大使一樣的很用心推銷介紹菲律賓。

[37] *Abu* 嫁來台灣之後，並沒有斷了或疏遠與原生國家原生家庭的關係，兩邊還是保有著很好的關係以及交流。

[38] 2020 年爆發全球流行性新型冠狀病毒，致使全球航空業停滯，多國關閉機場，旅行人數銳減。

[39] 筆者有一次去 *Abu* 的店裡，剛好她老公視訊電話來讓 *Abu* 看睡著的兩個兒子。家人的支持，是最棒的後盾。

[40] 布農族對自己的稱呼，也是“人”的意思。

圖 4-3　*Abu* 發揮巧思，用塑膠杯完成獨一無二的雪人

資料來源：筆者攝

圖 4-4　*Abu* 教導合唱團學生一首菲律賓歌謠歌詞的發音[41]

資料來源：筆者攝

[41] 國中合唱團因為有比賽東南亞語的競賽，其中有一首是菲律賓民謠，於是邀請來自菲律賓的 *Abu* 來教導大家這首歌詞的發音。短短兩次的教學，讓 *Abu* 感到非常開心以及榮耀。她說，非常謝謝有這個機會讓她能夠教菲律賓的歌曲，不僅覺得驕傲，也覺得自己很被看重。筆者在台下看著 *Abu* 認真教導的模樣，感受出她的喜悅以及感動。

第二節　我隻身來，發現整個部落是我娘家：

Mua 的故事

我覺得我也算是布農族，

我嫁到這個地方，

我融入這個環境，

我融入這個的話題、文化，

我是覺得我是布農族的一份啊。

Mua 來自柬埔寨中部的一個地區。地理位置緊鄰越南、泰國、寮國等國。柬埔寨相對於其他東南亞國家（如泰國、越南、印尼等等）來說，在部落裡比較不被知道，然而 *Mua* 跟其他從柬埔寨來的移民新女性，讓部落裡的人知道了柬埔寨這個國家。

圖 4-5　*Mua* 的家鄉，位於柬埔寨中部

資料來源：google map

Mua 跟她老公是經由仲介介紹結婚[42]，那一年她 20 歲[43]。*Mua* 有十個兄弟姊妹，有一個兄弟早夭，所以全部是九個。家裡經濟狀況不好，因此 *Mua* 唸到國

[42] *Mua* 說我的老公到我們家提親，然後我就答應了。

[43] *Mua* 其實不是很確定當時她幾歲嫁過來，是她老公提醒是 20 歲的時候嫁來台灣。

小就不繼續唸書了：

> **家裡經濟不好，有十個兄弟姐妹，一個沒有了。父母太辛苦了，出去工作一兩天才會回家，想說不要讀書了。我就在家裡幫忙照顧妹妹。有時候幫忙媽媽去工作。連肚子都填不飽了怎麼還要讀書。哪裡有錢讀書。**

Mua 雖然沒有讀太多書，但是她所說的話非常的有見地，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哲理。從她的談吐可以看出她是很有想法的一個人。像是她問自己的姊姊有沒有也想要嫁來台灣，她姊姊問她說嫁過去好嗎？她對姊姊說：「**我們看不到對方好不好啦，嫁來了才會比較清楚啦，妳也是要跟他們相處之後才會知道啦。在這邊工作也滿多的，這裡錢比較多，這裡賺一千是那裡的十萬塊，那邊要一個月才有。還是要看妳怎麼花啦，妳會省那個錢會有啦，妳亂花也是沒有錢啦。嫁到台灣不管怎麼辛苦，這裡還是比我們那邊好。**」她非常清楚「生活」這件事，不管環境是好是壞，自己要有一個準則，否則環境再好，錢賺再多，也無法滿足貪婪的心。

又像是提到嫁過來前幾年的心情：「**婆婆還在的時候…關係比較不好，婆婆會向著兒子，因為是唯一的兒子，然後有四個姊姊。婆婆覺得我對老公太兇，會打（電話）給女兒，女兒會藉著喝酒來罵我。前面那一段的日子也是滿難熬的。我告訴自己有兩條路可以走，妳不能接受，就走，可以接受妳就調適，留下來。妳就要自己去想。我老公以前喝過酒酒品不好，會打人，那個時候想一想，又捨不得把小孩丟。能有兩條選擇，妳自己選擇啦。妳可以放下妳就走，放不下就留著。那一段很辛苦，吵吵鬧鬧啊，村莊的人都知道。**」[44]後來她留了下來，她無法丟下孩子自己跑掉。她給自己兩條路選擇，也深思熟慮了很久，她決定再給自己一次機會，也給自己的家庭機會。

[44]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既使是布農族家庭也是一樣。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在布農關係鏈裡，除了自己的核心家庭之外，外面的親戚鄰居朋友不是陌生人，也不是緊閉門戶不理其他人的關係。因此新住民如果在自己的核心家庭裡遇到了問題或困難，總是有朋友或親戚可以訴苦，也會有有人主動來給予安慰，不至於讓自己身陷牢獄般的孤獨和冷清。

婆婆走了[45]之後，事情開始漸漸變好。一來老公因為媽媽的離開，有變得節制，也有改變一些，姑姑們也不會再去罵媳婦，所以他們開始在部落裡過他們的家庭生活。

筆者從 *Mua* 的談話裡感受到一個異鄉人的堅強，隻身來到異地生活，語言不通，沒有認識的人，沒有朋友，她擁有的只有她的家人，而剛嫁來時，家庭裡面又經常吵鬧，這對一個移民新女性來說該是多麼艱難的一段旅程。她當初在深思熟慮了之後選擇了留下，也做好了調適自己的心情，現在她也自認自己是布農族。然而，剛到台灣時，她根本不知道「台灣原住民」這個族群，也不喜歡山上：

> **我老實說我剛嫁過來的時候我不喜歡在山上，我想說嫁來怎麼在這個山上幹嘛～阿又沒有什麼工作，不好找。我們這邊算是臨時工嘛，也沒有說固定薪水，沒有像外面說工廠每個月是固定領錢嘛，我們這裡是靠天吃飯，打零工嘛～剛剛嫁過來是我不喜歡。為什麼嫁來這個地方。為什麼我的朋友就嫁到外面有錢，薪水每個月可以看到錢，像我嫁來這邊打零工，一天做一天。**

從柬埔寨嫁來台灣，希望在經濟上在生活上能有所改變，然而在來到了台灣之後，發現生活的場域是在山上，工作也不好找，因此對於金錢（賺很多錢）對於經濟（經濟好轉使生活品質變好）上的想望有破滅的感覺而開始失望，當初希望在台灣能夠多賺錢讓生活好過一點所以嫁過來，當這一理想可能無法實現時，會經由失望的感覺深化到不喜歡這個地方。

> **後來我想一想，說沒有關係，妳今天嫁到這裡是你的福氣啦，妳不要嫌棄那一些啦。阿慢慢接受這個環境，慢慢接受這個工作上環境在這個村莊，跟人聊聊天啊，慢**

[45] *Mua* 用布農語 mudan（走了）這個字表示「去世」，顯見她使用布農語已達熟練的境界。

慢調整自己的心態，妳不要要求那麼多啦，後來我就喜歡在山上了。

Mua 開始調適自己，開始好好認識這個地方。她說：「**剛開始半年都不會講國語，剛嫁過來就是比手畫腳，比如洗澡啊，吃飯啊。我就每天慢慢聽，搭配手勢，就慢慢知道那個意思，就慢慢會了。也是要學啦，我們嫁來這邊又不是一兩天又不是一兩年，嫁來這裡是一輩子了所以也是要學習啊。**」*Mua* 說大約半年她的國語就能很好跟人溝通了，學習語言的天份極好。她沒有上學習中文的課，反而是多跟部落裡的人聊聊天，所以很快就會說國語了。在筆者詢問之下，她竟然也能講出標準的布農族語：

跟這裡的老人，這邊的是..比較...禮拜天嘛～有時候完畢禮拜，就會打球打排球，我也會去。也是很好，下午沒事打排球，活動啊，聊聊天，也是很好。會跟老人多多聊聊天，多聽他們講一些母語嘛，所以會聽，每天都這樣子。

語言的學習，環境很重要。開口說話很重要，找到人聊天很重要。我發現 *Abu* 跟 *Mua* 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很愛跟人聊天。當我們處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時，我們必須要克服種種難題讓自己跟人對話，聊天。如果環境是友善的，則學習語言必能快速增強，如果環境是封閉的，則如果有再強的語言天份也無法快速[46]習得新的語言。

在這兩個例子中，部落環境提供了絕佳學習語言的條件。不論是教會聚會活動，或是鄰居以及部落居民的互動，都能增加許多的連結以及讓彼此多說話的環境。人的緊密連結讓她們在沈浸式的環境下自然習得新語言。筆者認為，兩位移民新女性都沒有接受完整的中文課程學習，卻能把國語講好，甚至也能說得一口

[46] 筆者不是否認識字班或是政府辦理的課程教育，而是以筆者訪問的三位移民新女性都沒有接受完整的課程，一來是因為授課地點距離山上遙遠，二來覺得在那邊學的時候很難，發音都要很標準，可是在部落講話沒有必要到那麼標準，而且在部落裡跟大家聊天就很會學了。

流利的布農族語，是因為部落友善融合的環境使然。如果在都市，不一定能很快習得新語言，因為就算是左鄰右舍都不是很認識的情況之下，又如何有機會聊天？就如 *Mua* 所說：「**上次我老公在北部治療[47]的時候，我在那邊兩個禮拜照顧他，我不習慣在都市，我一直想說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我光住在他姊姊家兩個禮拜喔，我不習慣了，我感覺很像，我不是在這個地方，一出去花錢，不要說出去，在家裡呼吸也要花錢（冷氣電費）。阿又不認識外面的人。看隔壁的對面這樣也很少跟他們聊天，你走你的，你進去你的房子，他的他的[48]（他進去他的房子）。**」 都市跟部落不僅環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也不同。筆者相信，嫁到部落的新移民女性習得語言的時間必定比嫁到都市的女性來得快又好。既使在都市裡有中文課可以學習，但能夠很快進到語言背後的意思以及使用語言的方式不會比部落裡的移民新女性更好。

Mua 從一開始不喜歡山上，到喜歡住在山上，甚至後來覺得無法在都市居住，不是因為在山上生活工作機會變多了，錢變多了，也不是經濟更好了，所以喜歡山上了。筆者認為這樣的轉變有三點：

一、 環境：

部落每一戶左鄰右舍幾乎都是緊鄰的，但不至於擁擠，因為幾乎家家戶戶在屋外都有一個 Deseq[49]（庭院）。Deseq 演變至今也成為大家聚會烤肉聯誼的重要場所。開放敞開的環境，人們會經常接觸，也都會認識彼此，這樣的環境增加了人們的連結，讓關係更靠近。*Mua* 的姊姊在她嫁過來台灣之後的一年也嫁過來了，嫁到了北部。當她姊姊來到部落 *Mua* 的家時：

[47] *Mua* 的老公去年(2019)罹癌，開開始在北部治療時，*Mua* 就會暫住在老公位於北部的家。

[48] 筆者身為原住民，深知原住民式國語的語法，從這些語言的結構上來看，*Mua* 真的很融入這裡，連說話的方式也都很原住民，跟 *Abu* 的狀況完全一樣。

[49] 布農族語。幾乎所有的布農家屋都會有一個庭院，這跟早期布農家屋建築有關。早期的布農家屋在庭院的角落會分別建有豬舍、雞舍。

你們山上怎麼那麼安靜，又沒有紅綠燈，風景又很好，空氣又很好。比較沒有什麼車。她說誒你們山上的人都是隔壁這樣都很熟嗎？我說對啊，我們部落的人幾乎都認識啊。誒看到都會打招呼都會聊聊天，出去都會這樣聊天。但是都市不行，都是連隔壁都不認識。她說住都市是比較…比較怎麼講…比較沒有什麼朋友來往啦…她說山上滿不錯啊，啊人都認識啊～村莊的人都認識是滿不錯啊。她（*Mua* 的姊姊）比較沒有認識什麼朋友。

環境、建築結構深深地影響了人際之間的關係。在都市裡，既使是只隔一道門的距離，卻還是陌生的。筆者問 *Mua* 在東埔寨的狀況也是如此嗎？大家都互相認識嗎？她說：「**東埔寨也是鄰居會認識，在東埔寨也是像這樣的村莊啦，但是只有幾家啦，可是沒有那麼熱情跟這樣（互相幫忙）。這裡是從頭到尾[50]都認識，從下面到平地人[51]的地方都認識啦，都認識他是誰是誰[52]啦。**」在部落類開放的空間裡，人們能直接或間接地融入他人的生活中。附近鄰居吃飯了會叫大家一起吃，有人生日就會左鄰右社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吃東西慶祝。如果隔壁的是無法行動的族人而其家人不在時，就會也一起準備他的飯菜給他，也會經常有人過去探望聊天。就筆者的部落來說，隔壁家間互相進出廚房，詢問有無飯菜可吃等等是稀鬆平常，隔壁小孩也都會叫來一起吃飯。這裡的生活場域並非神聖不可侵犯，而是成為需要時彼此共享的居所。

在接觸過都市的不同面貌之後，*Mua* 體會到部落的美好。部落裡，舒服舒適的環境，沒有太多車子，沒有高樓的壓迫感，沒有人們緊張的氣息，在部落裡還有地方可以走走，還可以去別人家聊聊天，在自家外的 deseq 或其他人家的 deseq 烤肉或聚會，或是在教會禮拜結束時還能在廣場活動活動筋骨以及跟人聊天，這就是部落。

[50] 指部落的頭跟尾，從進入部落開始的起點到最後的住戶。
[51] 這個部落有一些平地人居住，平地人大多聚集在一起住在附近。
[52] 此處他是誰是誰，是指都認識他是誰，也認識另一個他是誰，意指每一個人都認識，很原住民式的國語表達方式。

二、 宗教信仰：

Mua 在柬埔寨的信仰是佛教，要拿香拜拜。來到部落之後，跟著夫家一起信仰基督教。原本她是興致缺缺的，語言也都聽不懂，所以每當婆婆要帶她去教會時，她是很抗拒的：

> **我剛嫁過來是不習慣，怪怪的。差不多半年過後，那個時候我婆婆也是很虔誠，每個禮拜都叫我去教會，一直叫，她不會說不管你，她走她不是。她每個禮拜天都一定會習慣叫我一起去教會。後來我想說好啦去看看，那個時候也沒有感覺說去教會是什麼意思，信這個是什麼意思，感覺是老人家一直叫我去。剛過去我也是聽不懂，就一直待，在那裡也沒有感受什麼啦。**

部落裡的老人家大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每到了上教會的日子，都會排除萬難去教會，也可以說去教會的日子是不會排其他的活動的。*Mua* 被動地被帶去教會，接受新的信仰，要一段時間的適應，更何況剛開始時她都聽不懂，牧師都是用族語講道。她說：「**慢慢慢慢每個禮拜去聽，剛好開始聽得懂母語嘛，聽牧師講道啊，或是教導，慢慢，習慣了，詼聽，不錯，後來改變，沒有拜拜，也沒有心說拜拜。以前是從小是拜拜嘛，還有拜的印象，後來習慣去教會，慢慢那個的想法，詼拜祖先不是，拜人不是，後來是去教會聽，講到耶穌的故事，慢慢這樣聽得懂，又聽的懂母語，詼不錯，把那個以前的心拜拜都放下了。開始信仰，去教會嘛，聽得懂跟了解。後來下半年我就感受耶穌的傳福音，耶穌拯救我們是怎麼樣，是很多的事情。牧師問說誰有心意要受洗，我就報名，從那個時候就一直去教會，慢慢信仰之後，原來信耶穌是這樣子。**」

宗教信仰的改變是讓 *Mua* 更快融入部落的原因之一。從興趣缺缺，到跟婆婆一樣每週到教會禮拜。一來，接觸人群的機會更多了，二來，每次禮拜結束後

的球類比賽也讓她更常跟大家互動，聊天。她也會帶孩子上教會，鼓勵他們多參與活動。但是要捨棄原有的信仰去接受一個全新的信仰著實不容易。然而，教會裡的禮拜、聚會、愛餐活動、球類比賽、各樣的活動，都讓聚集在此的人擁有更多的時間去認識彼此，關懷彼此。筆者沒有要比較宗教，也不是鼓吹該去信仰什麼宗教，而是一直以來，在原住民部落，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人非常多，人們常會齊聚做禮拜或彌撒，禮拜過後會有愛餐大家一起吃飯，也會有球類運動的進行，這樣讓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凝聚力不容小覷。

三、　人：

Mua 在來台灣之前，不知道台灣原住民，不知道台灣的歷史，不知道台灣的多個族群。一來台灣就進入了原住民布農族部落社會。她的姊姊則是在緊接著一年後也從柬埔寨嫁來台灣，嫁到北部的一個城市。因此 *Mua* 可以從姊姊的口中得知姊姊的生活樣貌。

> **我姐有說她外面有上班嘛，在工廠嘛，有外籍，有越南有泰國，每一個地方都有國家嘛，都是嫁過來的，也有柬埔寨什麼的，但是他們都很少講話，同一個工廠，很少在一起。**

Mua 的姊姊在一家工廠上班，工廠裡面有許多移民新女性，從各自的國家嫁來台灣，然而他們卻甚少彼此交談，就算是跟 *Mua* 的姊姊一樣來自柬埔寨的姐妹也是，沒有過多的交談跟互動。

> **外面的，怎麼講，也是，怎麼講…也是…比較沒有說，朋友的比較那個吧…。就是在一個地方工作啦，中午時間休息的時候會講話啦，可是下班回去各自的地方的時候就沒有再聯絡了，也不會說我要去你家裡找你，都沒**

有。我是聽我姊姊這樣講啦，他們的公婆都是 boot[53](平地人)，比較他們給媳婦不會說....來往那種啊.....。像我們這邊山上是沒有差，反正大家出門都是同一個村，大家都是認識的嘛，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村莊是一家人啦。阿你外面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彷彿被壓抑著一樣，對移民新女性而言，妳的生活圈就是妳的家庭，妳的工作而已，不需要做其他的事情，不需要跟外界有過多的接觸，或許這是平地家庭對於移民新女性的保護措施，盡量讓她們對於其他人保持距離。*Mua* 說：「**我姊姊有時候會跟我講說，喔你們很好餒，在山上還可以出去走一走，還可以送菜還是可以出去聊天，還可以烤肉，她說很好餒。**」布農族是一個分享的族群，不管走到哪一個部落，這樣分享的特質[54]都在：：

我覺得感覺是我喜歡在山上，我不要都市，我也不喜歡在都市。我覺得在山上是比較好是大家都是同一村嘛，有什麼誒大家會互相給，今天我有這個菜我會給他，下次有什麼肉還是菜大家互相，好處就是這樣啦。啊有什麼困難我們會去拜託會幫忙，還是他有什麼困難來這邊拜託會互相啦，啊在都市又不認識又不敢跟人家隨便聊天，連隔壁隔壁[55]都不敢講話了。

Mua 在部落裡感受到人群的溫度。部落的人消息傳遞也很快，因此誰發生了什麼事，或誰需要幫忙等等的大家很快就能理解發生什麼事進而去做幫忙的動作。前面我們提過，*Mua* 居住的部落是有平地人混居的，對於兩個不同的族群居住在同一個部落這件事，她是這樣說的：

---

[53] 在與 *Mua* 的訪談中，她會使用國語，布農語交換陳述。族人講到平地人時，都會以布農語 boot 來稱呼，*Mua* 也如此稱呼平地人。

[54] 詳見第三章布農族。

[55] 隔壁隔壁是指附近的隔壁，不是單指一個隔壁。

以前不知道台灣有原住民，到了這裡才知道。原住民好處是比較好相處啦，老實講愛喝酒是有啦（哈哈哈），沒有心機啦。平地人跟原住民是有差別啦。我們這裡也有平地人嘛，有看得出來啦，平地人跟布農族的個性有看得出來啦。布農族是愛喝沒錯啦，但是個性上面是比較融合啦。

我在這裡的時候我喜歡跟這邊的布農族在一起，不喜歡跟平 地人在一起。平地人我知道他是誰啦（認識居住在這裡的平地人），可是我沒有說跟他聊天啦，跟布農族的時候我跟這裡的布農族都很熟悉，有什麼事情，困難，我會找他們幫忙，差別是這樣，大家會互相，有事情互相幫忙，平地人哪裡會這樣。

Mua 嫁來部落已經 17 年，她對於部落生態已相當熟悉。從生活當中她知道了原住民跟平地人的不同，她也知道她比較喜歡跟布農族人相處。雖然同為一個部落，但是因為人群的不同，文化的不同，生活脈絡的不同，在部落裡所呈現的生活方式以及待人方式也不相同。*Mua* 從日常生活中理解不同的兩群人，也從中對於自己是布農族的一員有更多的認同以及歸屬感。

「人」是她所一直強調的：「我寧願在山上，山上很多好朋友啊，可以聊聊天啊，他有空到我家聊，我有空去找他聊天，有菜我會送給他，他有菜我會送給他，我覺得山上還是比較好。」特別是當她的先生突然發現罹患癌症時，她一個人扛起家庭經濟，照顧四個小孩，還要照顧先生，她的生活陷入了極大的打擊。

我從老公生病嘛，這個部落的人也是幫忙很多。我在北部照顧老公，我留一個國小的，啊我交代朋友家，給他住在他家，你看人家也願意幫忙。也是很感謝部落的人。

都是一家人。老公生病的期間，部落的人都很幫忙，你看我老公緊急住院，打電話給一個朋友，阿姨幫我送老公去醫院可以嗎？好啊可以啊可以啊，馬上送我老公出去。像今天老公出院，我也打電話給他，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啊，今天我在都市我哪裡敢拜託別人？你看下午來不及回來接小朋友，打電話請朋友接，都是去幫忙接。

老公生病的這個期間，我一個人嘛，又沒有娘家依靠在這裡，阿我當這邊的人都是娘家的人，我什麼打電話都會說好啊好啊，村莊是人的關係是滿好的，你看我在這裡一個人，又沒有娘家，又沒有兄弟姊妹又沒有父母，你看一個人能去哪裡找誰，我覺得在這個村莊，我的娘家在這裡，這裡都算我的娘家啦，在這個部落很好啦，都很幫忙。

在 *Mua* 講述這一段故事時，我注意到她的眼角泛著淚，但其實筆者早已默默擦拭著因為感動而流出的眼淚，接下來的這段話更是讓筆者再次拿取桌上的衛生紙拭淚：

很感謝部落的幫忙我（很感謝部落對我的幫忙），有時候他們會買營養品啊，還是牛奶阿，還是牛肉，他們自己養的雞啊，白天那個人送一隻雞，（另外）那個（人）又拿那個豬肉啊，改天那個人又拿那個山肉，改天那個人[56]又拿一條魚，我覺得很溫暖。不然塞給小孩子錢。

這讓遠從他國隻身來台的移民新女性來說，她不但擁有了自己的家庭，更如她所說，整個部落就像她的娘家一般，被家人包圍著。她的朋友說她堅強勇敢，也甚少抱怨。*Mua* 因為從小家裡經濟不好，自己也必須中斷學習來照顧弟弟妹妹

[56] 這裡雖然都是說「改天那個人」，但其實這裡指的那個人跟前面的那個人指的是不同人。

以減輕父母的壓力。她說：「**現在有了自己的家，就要好好守護這個家，以後就是 Qabinun[57] 在這裡了啊**」。*Mua* 對於布農的認同與歸屬很強烈，就如她的人生哲學一樣，既然選擇了，就要好好到底。

筆者從小在部落裡長大，對筆者來說是日常的舉動，對一個從異地過來的「新人」來說卻是一段不同的人生經驗。然而這並不是單方向的進行，而是雙向流動的過程：在給予、接收當中，在付出與接納當中、在手心向上與手心向下之中，我們看到的是雙向流動的能量。

第三節　「離」不了的家人之情：*Ali* 的故事

我謝謝我的家人，

雖然離婚了，

但是她們讓我住在這裡。

筆者接觸到 *Ali* 時，她已經是離婚的狀態，但還是住在部落裡。這情形讓筆者充滿好奇：已經離婚的移民新女性，沒有離開部落而繼續住在這裡，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故事？在瞭解了這個故事之後，其實沒有想像中美好，反而是有點峰迴路轉、曲折難熬加上一點遺憾的故事。這一節除了 *Ali* 之外，更多的是從離婚後讓 *Ali* 住進他們家的族人的視角說起。筆者想要經由他們的視角去理解他們的想法以及實際的作為，是如何以及為何接納已離婚的移民新女性？在這一節裡面，筆者將著重在離婚後發展的故事，一探族人們的想法以及行動。

[57] 布農族語，埋葬的意思。意思是說將來她會在這裡埋葬，這裡就是她的家。

Ali 透過婚姻仲介，十七、十八歲時就嫁到台灣。剛開始來到台灣時，防衛心比較強,即使左鄰右社都會跟她說話以及打招呼,但是可能因為自己個性關係,加上是新的環境，所以會比較沒有安全感，而且那時候中文也不太好，所以也很難跟人溝通。

跨國移民新女性初到新環境都需要一段適應的時間,尤其在花樣年華的年紀嫁作為婦，並且是來到一個完全陌生語言又完全不同的地方，這樣的壓力可想而知。之後這樣的狀況慢慢好轉是因為親戚都會來找她聊天，跟她說話、相處。*Ali* 也慢慢的知道這些人是親戚，不會害她，不是壞人，所以也就慢慢開始敞開心胸去接納這裡的人。對於 *Ali* 來說，一切都是慢慢的起步，慢慢的了解這裡（部落），慢慢的融入這裡。*Salun*（*Ali* 前夫的堂妹）說：「**部落的人知道 *Ali* 從那麼遠的地方一個人過來這裡，所以都能體諒她剛開始防衛心比較重的狀況。**」

Ali 嫁來之後生了兩個孩子，一個國中一個國小。會離婚是他們家也有一些問題，除了自己的個性比較強勢之外，公婆也比較護著兒子，疼兒子，老公酗酒的問題也很大，然而公婆都會站在兒子這邊，這讓 *Ali* 在這個家庭裡面一直都無法適應。要不要離婚這件事情也一直在 *Ali* 心中糾結著，然而最終還是以離婚收場。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為何離婚不是我們本節要討論的重點，因此不再贅述。*Ali* 離婚後沒有地方去，嬸嬸一家人收留了 *Ali*，讓她住在他們家中。筆者第一次見到 Ali 就是在她嬸嬸家：

我也是捨不得這裡的家人，雖然離婚，但我還是很開心
可以繼續住在這裡。

在嬸嬸家，有一位被 *Ali* 稱為妹妹（嬸嬸的女兒）也在場，在那次訪談的過程中，可以看到 *Ali* 跟妹妹一家人相處融洽，雖然 *Ali* 剛開始比較安靜，多聊幾次後才顯得比較放開。倒是妹妹會譴責她堂哥（*Ali* 的前夫）的不對，還經常幫 *Ali* 說話。

一個已經離婚的「外人」，繼續在這家庭裡生活，*Ali* 的妹妹說：「**她不是外人啊，雖然離婚了，但還是我的嫂嫂。**」筆者看得出來她們的感情相當好，也很維護彼此。在這次的訪談過程中，筆者感受不到 *Ali* 被看作一個「他者」，而是在家族裡面的「自己人」，一個遠從他國來，結婚又離婚的移民新女性，在部落裡繼續生活著。*Salun* 說：

> ***Ali* 剛搬來家裡時是很戰戰兢兢的，每天會很早起來做家事，打掃啊，洗衣服啊，也會煮三餐，自動做很多工作。然後媽媽就叫她放鬆，不必這樣。過一段時間 Ali 比較適應之後，就會開始像在自己家一樣，也不用早起做很多事情，我們就會一起吃飯聊天啊，比較自然這樣。**

嬸嬸一家剛收留 *Ali* 時，她的前公婆[58]會說幹嘛收留她？*Ali* 的妹妹說：「**爸爸那時很挺她，會回說她也很可憐，會替她講話。媽媽也覺得她很可憐，一個人從國外這樣，也沒有其他的親人在這裡，所以就讓她跟我們住在一起。**」嬸嬸一家很照顧她、會陪她、鼓勵她也很挺她。

> **有一年 *Ali* 在印尼的爸爸過世，她哭著說沒有錢回去印尼，我媽媽偷偷瞞著她發起募款要幫她。媽媽說 *Ali* 的家鄉那麼遠，然後又沒有家人在旁邊，無依無靠的，所以就想說來幫她募款，看部落的人有沒有可以幫忙的。我爸爸還有偷偷塞給她一萬塊，我們家的人還有朋友有募款給她，總共募到將近四萬五左右，讓她可以回去印尼，把錢拿給在印尼的媽媽來幫忙他們。**

這件事情讓筆者很感動。Ali 的妹妹說她爸爸把她當成女兒一樣看待，他們也都把 *Ali* 當成家人一樣對待，而他們只是做了家人該做的事情。如此簡單明嘹

[58] 一樣是布農族人。

的宣言，就是，「*Ali* 是我們的家人」，這是我們該做的。他們也表達了希望 *Ali* 能真的將錢帶回印尼幫忙印尼的家人，*Ali* 也在回到了印尼之後，跟部落的家人視訊，所以兩邊的家人都能看到彼此，也互道安慰之意。

我們有跟印尼的媽媽視訊，雖然她不懂中文，但是感覺不錯，他們也有給我們看印尼的家和家人。*Ali* 很感動，從印尼回來時也有買東西回來給我們跟幫忙她的部落裡的人。

無條件的接納與幫助自己的家人聽起來不是難事，也沒有什麼好去宣揚或宣傳，家人有難或有需要幫忙的地方，身為家人理所當然挺身而出。對於一個已經離婚的人來說，因為這個家庭的接納還是成為部落裡的一份子，一樣是家人。*Ali* 的妹妹說：「***Ali* 她很願意對家人好，也會買東西給我們。但我們就說不要那麼愛買給我們，就算妳不買我們還是一樣啊，妳就是我們的家人啊，所以不用那樣。我們愛你啊，所以又不是有條件的。我們又不會計較啊。**」嬸嬸一家把 *Ali* 視為家裡的一份子。甚至在 *Ali* 搬出去這個到外面自己住之後，還有跟她說家裡要重建房子，會有留她一間，到時候可以回來住。關係都還很好。

然而，這樣的關係還是隨著搬出去一陣之後有了一些變化。雖然關係不再像從前，但是部落的嬸嬸還是會心疼 *Ali*，還是有保持聯絡，跟她說這裡還是妳的家，有空還是可以回來。因為一些事情，所以大家各自祝福，但是家人之情確實存在過且不會斷掉。

我們現在的態度是妳過得好就好了。還是祝福妳。

這一節筆者談論比較多的是族人的視角。「家」的概念，在第三章講得很清楚。若是一家人，就不會再去在乎你的身份是什麼，我們認可以妳，妳也認可我們，我們就會成為家人。若有人想從這個家庭組織裡出走，不會阻攔也不會強求，並且依舊給予著祝福。

第四節　我們都一樣 ： *Bali* 的故事

像現在這樣，如果有假期，

我們可以聚在一起像家人一樣的慶祝，

只有這裡才會有這樣的事情，

別的地方不會。

有一次筆者參加一個朋友的活動，他說是他的朋友生日，所以我就過去湊個熱鬧。到了他家之後，發現已經聚集了很多人。我一眼望去擺在桌上的食物，那一整桌的食物非常驚人，有一整隻烤好的豬擺在桌上，但那不像是原住民會烤的豬的型態，全身呈現咖啡色的豬隻已經烤好，肚裡有很多調味的花草樹木[59]讓這整隻豬香味四溢。不僅如此，旁邊還有一些糕點，一些涼拌菜，還有一道看起來非常可口的冰淇淋水果沙拉，再望過去，有魚，還有蝦子等海鮮。桌上豐富的食物看起來像是南洋料理，這些美味的食物飄著海洋的味道，讓我的肚子瞬間餓了起來。現場也有人在唱著卡拉 OK，太熱鬧了這裡。筆者的朋友帶著他生日的朋友介紹我說：「**今天是他的生日，今天的食物都是他準備的，他是阿明，他來自菲律賓。**」那天是筆者第一次見到阿明。他的狀態非常的好，滿場敬酒，也上台唱歌跟大家同樂，看得出來他非常地享受也非常的開心。

圖 4-6　美味豐富的料理

資料來源：筆者攝

[59] 並非真的是花草樹木，而是用來形容豬隻的肚裡加入許多的香菜或是蔥之類的調味項目。

那天有很多人同歡，許多部落的人也都有過來一起慶祝，坐著聊天，吃東西。這裡不是筆者的部落，所以很多人我並不認識，筆者環顧四周，大家都在聊天，有的則是在唱歌。後來我才意識到，當下那個時刻，現場有 70%的人是菲律賓人，是阿明的朋友們。因為他們長得太像部落裡的人了，所以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們這麼多人一起在這裡慶祝。而且大家都非常自然的在這裡聊天唱歌，部落裡的人加上阿明的菲律賓朋友們聚在一起，這個夜晚真的太歡樂。

當時，對阿明還沒有很多的了解，只知道他是我朋友的朋友。這個部落的人也都知道阿明，朋友的親戚都來慶祝阿明的生日。阿明上台一連唱了多首歌，然後一位姑姑拿起麥克風對阿明說：「**今天是你的生日，姑姑們準備了紅包給你，祝你生日快樂。**」給了阿明紅包，還有一個大大的擁抱。雖然筆者不是這個部落的人，但是他們給予這個從其他國家來的移工滿滿的愛這件事，覺得與有榮焉。

阿明是菲律賓籍的移工，12 年前來到台灣工作，約三、四年前認識了部落裡的一位青年阿熊：

> **對我們原住民來講，我們都會覺得，因為自己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可能在那個階層裡面是屬於比較下面的，所以當我們遇到在台灣跟我們一樣處境的移工，就是會比較能夠合得來。然後再加上就是，他們一個人從國外到台灣，沒有家人沒有朋友，就會覺得很可憐，然後就會覺得說，會想要多照顧這樣[60]。**

阿熊因為弟弟，認識了阿明，而阿明最後變成了家裡的乾兒子。阿明的中文跟布農語不好，筆者很好奇，在語言溝通不是很順暢的情況之下，家裡的長輩以

[60] 2017 年，警方追捕失聯移工阮國非，在 12 秒內連開 9 槍擊斃的新聞震驚社會；失聯移工豈是重大危險通緝犯？台灣社會在看待外籍移工的眼光，是否如同 30 年前看待原住民勞工一般，帶著歧視的有色眼鏡？而造成眾多的壓迫以及悲劇？在我們急欲梳理原因，以及改善翻轉都市的原住民勞工困境之時，是否也能同理從母國遷移到臺灣、面對十分壓榨的工作環境和條件的外籍移工，給予同樣的支持而非弱弱對立，這是面對原住民勞動者議題時，同時也必須思考的問題（*Savungaz Valincinan* 2019）。

及這家人怎麼變得如此親密。阿明說：「**我不知道，事情就這樣發生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會變得像現在這麼親近，是怎麼發生的。**」筆者也問了跟阿明很好的阿熊，他說：「**在相處的過程當中，其實已經….就很奇怪，大概才一個月的時間吧，就是…像我們布農族就是其實不會吝嗇說跟你計較什麼東西，那他也是。就是，可能是某種文化上的契合吧。就是，很多事情是不用先去建立好規則的，就是一個默契一個眼神就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們要做什麼，阿彼此的界限在哪裡。**」

阿熊提到可能是某種文化上的契合，筆者曾經問過阿明，因為他在認識原住民族群之前，一直都在平地生活，所以我問了阿明，在原住民與平地人之間，知不知道這兩者間的差異？他說:「**不一樣啦～原住民跟菲律賓人一樣啦～菲律賓上班喝酒，原住民一樣上班喝酒。**」從喝酒這件事情，他找到了相似性。

有一次，阿明去他一位在部落裡開店的朋友幫忙，我去了之後，阿明說這裡有從菲律賓來的酒（琴酒，酒精濃度 37%）很好喝，他就開了一瓶分享，然後從店裡拿出一個小杯子，開始倒給店裡的幾個客人（部落族人）喝，用輪杯[61]的方式。我問阿明說你們在菲律賓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喝酒方式嗎？他說：「**對啊，一樣這裡原住民啊。**」這裡不是阿明的部落，對阿明來說是一個陌生的部落，但是他很熱情的跟族人一起喝酒，雖然他的中文不好，族人也會用簡單的英文跟他聊天。就這樣，中文英文族語都派上用場，然後一個下午就在美酒與美食中度過。

阿明跟我所知道的族人一樣，一瓶酒喝完了後，再開一瓶，彷彿開店做生意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跟朋友聚會同歡。這個下午，我突然想到阿熊說的「可能是某種文化的契合吧」這句話。阿明說他不喜歡跟平地人喝酒，平地人不可能喝酒輪杯，他喜歡跟原住民喝酒，就像今天下午一樣，彼此之間能很快地融合在一起。筆者看著他跟部落族人的互動，如果不是因為語言不同，筆者還真的看不出這裡有異族人呢。

[61] 輪杯是指共用一個杯子，順著次序輪流飲酒，一個人喝完之後才換下一個人喝。

阿熊跟筆者說:「**在布農的部落裡面,他們很快的可以去找到那地方感,因為那是跟他們的生活是連結的。**」他說:「**在阿明還沒有進到部落之前,他還沒有來我們家的時候,他的那個,在台灣的路徑其實是很漂移的,就是可能有時候假日是去中寮去南投去彰化或是去哪裡,我覺得他就是一直不斷地去找一個有家的感覺的地方。在不斷漂移的過程中尋找認同。因為一定是找跟我類似習性的,我一定能夠待在這個地方啊,所以我覺得他就是一個不斷在尋找自我的過程。**」在台灣社會裡,阿明走遍了許多地方,阿明說:「可以讓我找到歸屬感的地方,就是現在部落的家,一個布農族部落。一個讓我覺得親近,讓我覺得被接納的社會。」

回到「家」的部分,阿明作為乾兒子,他說:「**我非常的感謝他們。我對待他們不是「像」家人,而是他們就「是」我的爸爸跟媽媽,「是」我的兄弟姐妹。**」可以感受到阿明在說這句話時靦腆的神情。阿明又是如何成為家裡的一份子?阿熊說:「**那時候認乾兒子沒有特別的儀式,但是家中的長輩都在,我們家最大的二伯幫他取一個山地名字叫 *Bali*,我大伯去世了,所以我大伯的族語名字就給他用這樣。雖然沒有什麼儀式,但是他也是經由長輩們認可然後大家都同意,公開的。所以像是每個節日都一樣啊,像過母親節嘛,然後我們牧師有來,然後也會特別介紹說他也是我們的家人,是菲律賓的,是我們新的成員。**」阿明就這樣成為一家人。

阿熊提到一件事,那是去年(2019)過年時候發生的事情:

> **過年的時候,看到一幕他跟他媽媽在視訊,然後,我們也會覺得說,就是,我們在過年,我們在那邊吃東西,然後他在那邊跟媽媽視訊,就問,他每年的七月都會回去嘛,啊他們大人(家裡的大人)就決議就是說,伯父他們就說,那,我們去看他媽媽。也順便跟他媽媽說他在這邊過得很好,請媽媽不要擔心。**

結果阿熊他們真的飛過去菲律賓阿明的家。一個台灣，一個菲律賓，不是婚姻嫁娶，也沒有血緣關係，但依舊連結了彼此的關係，成為一家人。他們把阿明視為自己的兒子般關愛，愛屋及烏，因為看到阿明在跟菲律賓的媽媽視訊的模樣感到心疼，因此決定去一趟菲律賓:

家人有去他們菲律賓的家那邊，布農族成為一家人最大的儀式就是殺豬，但我們不可能殺豬，所以我們就是帶一筆錢過去，然後跟他媽媽說他在台灣已經是我們的家人了，所以那時候我們帶了很多衣服啊，餅乾還有錢過去。

隻身來到台灣的移工，在多年漂泊的日子後，找到了一個避風港，一個可以放心留下，有歸屬感的地方。而為了讓遠在另一個國度的家人感到安心，部落的家人去了一趟菲律賓，並帶了許多表達友好的東西過去，也是使兩家成為一家人關係的一種形式。

部落的家人對阿明的朋友也一樣熱情歡迎。阿熊說：「**今年（2020）的過年，他有請他的朋友來，讓我滿感動的是他們菲律賓的朋友來的時候，他們也參加我們的抽紅包的活動。然後他們就很開心，然後他們說他們只有在公司他們老闆請他們吃尾牙之後就放假了，他們也沒有過年的感覺，然後老闆也不會給他們抽紅包,哪怕那個紅包只是200塊,他們也非常開心。我覺得很感動的是，他們還有表演舞蹈回饋這樣子。**」阿明經常會帶朋友來山上，因為他知道他的朋友也很喜歡這裡的環境，這裡的環境跟空間是舒服的，那個舒服是…就像在自己家一樣。阿熊說：「**我發現他們最近的聚會都會選擇在部落，然後我們家的現在有一個工寮就是給他在那邊蓋房子，就是蓋那種簡便的房子啦。讓他在那邊可以睡覺。然後他就是三不五時都會帶他的朋友過去。**」阿明工作的地方離部落有一點距離，有時候他會在那裡睡覺，有時候會回部落。而這簡易的房子就是他最好休息的地方。

阿明經常會帶他的朋友來部落，甚至開始假日時候帶朋友到附近其他的部落遊玩，玩水，烤肉之類的。就像我們會帶朋友到部落玩水，烤肉一樣，他們的假日休閒活動已經移向部落。然而，不是所有移工都能有自由的行動，像是阿明有一些朋友，就只能住在老板家，假日老闆也叫他不能亂跑，他就是沒有地方可以待。雖然他也有朋友是自己住，但是不能隨便烤肉，也不能唱卡拉 ok，所以阿明說：「**我的朋友每次都會說我很好，都很羨慕我說怎麼可以很幸運的，遇到原住民，可以來山上，想幹嘛就幹嘛這樣。很自由。**」

阿明在成為部落的一份子之前也曾找不到歸屬感，因為他的歸屬在菲律賓。然而在遇到了阿熊一家後，發現了在台灣竟然有這樣的一個部落，跟他記憶中的家鄉是相似的，許多生活風俗是相似的，並且他是被接納的、被喜愛的，他打從心底覺得感謝。阿明提及他還在菲律賓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台灣，是從書本上知道的，書上說台灣的原住民是從菲律賓來的。所以當時他很高興，因為書上說台灣的原住民是從菲律賓來的。雖然在台灣的 12 年，後面的三年才遇到了原住民並且成為部落的一份子，他還是很開心並且也很感謝這一切。

圖 4-7　筆者在生日派對上認識阿明

資料來源：筆者攝

圖 4-8　在生日會上給紅包與大大擁抱的兩人

資料來源：筆者攝